NIHONGO NO
日語学習与研究
GAKUSHU TO KENKYU
2025年 第3期 总238号

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动态发展的回溯研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　朱一平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郭圣琳

[摘　要]　运用回溯性二语动机水平变化绘图、深度访谈及叙事分析的混合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6名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状态空间。研究结果表明：1）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系统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动态性特征，尤其是初始状态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2）动机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包括文化兴趣、课外活动、课堂学习、社会环境、未来规划；3）动机变化的状态空间表现为两波吸引子和三波排斥子的交替出现，其中愉悦的学习经历和应该二语自我是主要的吸引子，而课程内容繁多、社会支持减少、目标愿景模糊构成了主要的排斥子。研究结果对日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动机变化　动态系统理论　优秀日语学习者　回溯研究

引　言

动机被认为是语言学习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行为及其效果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Dörnyei, 2014）。优秀二语学习者（Good Language Learners, 简称GLLs）的动机特征与一般学习者不同，研究GLLs动机对于引导和调节一般学习者动机具有启示意义（戴运财，2023）。研究表明，GLLs通常展现出较高的学习动机，并能够有效利用学习策略以维持其学习积极性和持久性（Rubin, 1975；文秋芳，1995）。与一般学习者相比，GLLs在动机转化、目标愿景、自我调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戴运财，2023）。

动机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动机系统中的各因素之间交互共生，不断推动系统向前发展（Dörnyei、Ushioda, 2021；郑咏滟，2025）。现有关于GLLs的动机研究，研究对象集中于英语学习者，研究方法多以静态的共时研究及量化分析为主，对于非英语外语学习者，尤其是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历时变化研究不足（李炯英、刘鹏辉，2015；王俊，2022）。因此，本研究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聚焦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发展，揭示其动机的内在机制，为日语教学提供有益建议。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从理论角度和调查对象的角度，丰富已有的日语动机研究；挖掘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的个体差异，与已有英语学习者、一般日语学习者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探讨共性与特性；丰富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动机研究，为跨语言对比提供实证依据。

1　研究综述

1.1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动机研究

二语学习动机是指“学习者为了达成学习语言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展现的积极态度”[1]。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动机具有流动性和涌现性（Zheng, 2020），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Dörnyei、Ushioda, 2021），多变且复杂。因此，学者提倡用动态系统

理论的视角捕捉二语动机的发展变化（Dörnyei, 2009；郑咏滟、温植胜，2013）。

动态系统理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其状态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是推动系统持续演化与发展的核心动力；（2）系统的发展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3）系统要素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形成状态空间：当系统处于吸引子状态时，各个要素相对稳定；当系统处于排斥子状态时，则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与不稳定性。（Larsen-Freeman、Cameron, 2008）国内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的英语动机实证研究，自2015年以来逐渐增多，涵盖了英语学习动机的历时回溯性研究（戴运财、于涵静，2022；李昆、俞理明，2022；戴运财，2023）、定向动机流变化机制研究（常海潮，2018、2021）、基于二语自我动态系统的动机发展特征研究（詹先君，2018；常海潮，2019）等。研究结果表明，动态系统的特征与学习动机的非线性变化相契合，而且动态系统理论关注个体差异，避免了传统研究中仅依赖样本平均数差异来阐释个体差异所存在的不足。

Dörnyei（2014）创新性地引入了“回溯定性建模法（retrodictive qualitative modelling）”[2]，该方法旨在通过回溯研究对象的过往学习历程，逆向分析和定性阐述动机变化的详细特征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戴运财、于涵静（2022）采用绘图法和访谈法，对10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回溯性研究，发现学习者二语动机变化具有个体差异性、非线性、动态性、环境敏感性和自组织性的特征，且受到兴趣、学习环境、成就感、考试和未来愿景等因素的影响。戴运财（2023）通过绘图、访谈和叙事法三角验证，发现3名优秀英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受到兴趣、成就感、未来愿景、语言工具性和环境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学习者的动机变化具有较强的自组织适应性。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动机研究以英语学习者为主。然而，日语学习者与英语学习者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在学习目标语言的年数、大学志愿录取、语言基础及未来发展前景等多个方面（李向东等, 2021），这意味着日语学习动机的初始状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可能与英语学习者有所不同。通过调查揭示日语学习动机发展存在的独特性及普遍性，是对动态系统理论跨语言实证研究的有益补充。

1.2 日语学习动机研究

日语的动机研究早期关注不同日语学习者群体的动机类型及其与成绩的关系（缝部义宪等，1995；成田高弘，1998），近年来拓展至对双语动机、动机与兴趣、心理认知等关系的探讨（竹口智之等，2017；山下直子，2021；新井克之，2022）。这些研究以融合型和工具型动机理论框架为主，常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国内日语学习动机研究主要集中在动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王婉莹，2005；蒋庆荣，2009；姚艳玲、高荣聪，2017；李向东等，2021）。2017年以后关于动机调控与重建（杨豪杰，2017；许晴、董丽娜，2022）、L2MSS与动机学习行为的关系（王轶群等，2019）、动机历时变化（洪优，2017；王俊，2020、2022）的研究逐渐增多。洪优（2017）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高等院校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进行历时研究，并预测动机的发展趋势，但未直接探讨学习者动机变化的具体过程。王俊（2020）对日语专业调剂生、王俊（2022）对日语专业及日语双学位学生的动机进行了纵向追踪，探究了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并发现英语研究中的自我决定理论在解释日语动机发展上的局限性，如动机维持时间与学习效果的关系等。因此，探索并应用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日语动机变化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动态系统理论强调了动机的非线性、互动性及与学习环境的动态关系，能够有效弥补静态模型在解释动机变化时的局限性，因此拟采用动态系统理论探讨日语学习者动机发展。

优秀二语学习者动机研究对于引导和调节一般二语学习者动机具有启示意义（Dörnyei, 2009；戴运财，2023），但目前还缺乏探讨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的研究。GLLs研究始于Rubin（1975）、Stern（1975），其中Rubin（1975）定义GLLs是能够以高效和有效的方式掌握外语，并且具备自我调整能

力的个体。Ehrman、Oxford（1989）指出，GLLs在语言测试和实际运用中通常表现出色，并具备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关于GLLs的判定标准，文秋芳（1995）通过英语专业四级成绩，查德华、韩宝成（2022）通过国际英语比赛获奖及英语四级成绩来判定英语学习者的成功与否，戴运财（2023）则从英语水平、学习兴趣、动机水平和语言应用能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综上可知，优秀日语学习者具有以下特征：在标准化日语语言测试中表现优异、具有高水平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能自主努力地学习、能在实际情境中流利自如地使用日语。

本研究拟基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观测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系统发展，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日语教学提供实践指导并提出3个问题：

（1）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系统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2）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系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3）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系统的状态空间如何形成？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注重个体差异，以质性方法为主，对6名优秀日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发展历程进行回溯性研究，通过绘图法、访谈法、叙事文本分析法的三角验证方法，考察其动机系统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和状态空间特征。

2.1 研究对象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笔者依据1.2节中提到的标准对“优秀”的定义进行筛选。6名优秀日语学习者具有以下特征：（1）N1成绩均在135分以上且均通过日语专业八级考试；（2）在自评与教师评价中，均表现出对日语学习的高度努力、较强的兴趣与信心；（3）均在省级以上的日语类比赛中获得奖项，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A（本文均用字母代替真实姓名）曾获得省级高校日语辩论赛一等奖，B与F分别获得省级日语演讲比赛二等奖与一等奖，C与D分别获得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赛三等奖与二等奖，E获得笹川杯全国高校日本知识大赛一等奖。6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	性别	本科院校	N1成绩	学习兴趣	学习信心	努力程度	竞赛获奖	毕业去向
A	女	外语类院校	147	高	高	高	有	赴日留学
B	男	外语类院校	153	高	高	高	有	赴日工作
C	女	外语类院校	161	高	高	高	有	跨考考研
D	女	理工类院校	136	高	高	高	有	跨考考研
E	女	师范类院校	149	高	高	高	有	日语保研
F	女	综合类院校	157	高	高	高	有	日语考研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日语学习者访谈调查的基本信息数据绘制。

2.2 研究方法

（1）回溯性绘图法。采用Dörnyei（2014）提出的回溯定性建模法，要求6名研究对象回溯并绘制自己本科期间四年内8个学期的日语动机水平变化折线图。该折线图直观展现研究对象日语动机水平的动态演变路径。动机被细分为6个层级，由数字1到6表示，其中6代表最高水平。

（2）深度访谈法。访谈旨在揭示回溯图显示的某些关键时间节点上日语动机发生变化的动因。访谈设计围绕时间线展开，主要包括初始动机探寻、动机数值反思、关键事件回顾、影响因素及动机变化原因分析。具体问题如下：你最初决定学习日语的动因是什么？在这段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如第1学期）为什么认为自己的动机值是3？回忆这段时期的日语学习，能否分享一些关键的时刻或事件？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学习动机？从第2学期到第3学期，动机评分发生了变化，请问这一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每位研究对象的访谈时长是40-50分钟。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写为文字材料并依据回溯性动机变化图逐一提炼出访谈问题的相关答案。

（3）叙事分析法（Narrative Study）。围绕大学期间日语学习动机如何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主题，撰写1000-2000字的叙事文章。访谈提供了具体情境下的详细数据，而叙事分析则在此基础上提供了更宏观的动机变化

图景。叙事提纲主要包括动机变化过程、动机影响因素、自我反思与总结等。

3 结果与讨论

3.1 动机系统的变化趋势

研究对象所绘制的回溯性动机轨迹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6名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发展轨迹既展现出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第3学期动机轨迹相对接近，波动幅度较小；在第4、6学期拐点较多，轨迹出现偏离；在第2、8学期分化较为明显，波动幅度较大。动机变化特征可简要概述为如图1所示：

（1）第1学期，6名学习者的动机初始值差异较大。学生D的动机水平最高，达到6分，学生A和C的动机水平较低，为3分。第2学期，动机整体呈下降趋势，学生C、D、E的动机水平保持稳定，学生A、B、F的动机出现小幅下降，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分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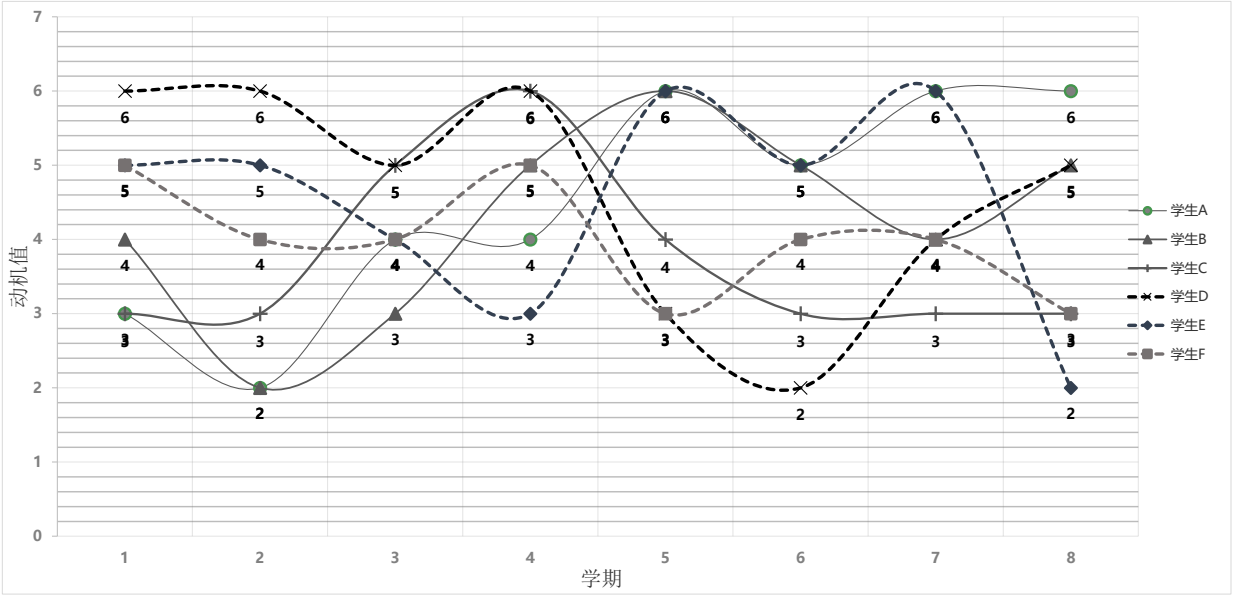
（2）第3学期动机水平呈上升趋势，第4学期除了学生E的动机水平下降，学生B、C、D、F的动机水平均处于上升趋势，D、F在第4学期达到了动机值的高峰。

（3）第5学期动机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而第6学期动机明显下降且波动幅度较大。其中学生C、D的动机下降，学生A、B、E的动机先上升后下降，学生F的动机先下降后上升。

（4）第7、8学期动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8学期差异分化明显。其中学生A的动机保持在最高水平，学生E先上升到最高值后下降到较低动机值，动机变化幅度最大。

研究结果显示，6名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初始状态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例如，学生E和F尽管大一、大二动机相似且较高，但后期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表明即使在动机初期存在相似性，后续的环境变化和个体差异也会导致动机的发展路径产生显著差异。动机轨迹图还验证了二语动机的非线性动态性特征，尤其是在第2、4、6学期，学习者动机系统出现波动起伏的现象，符合动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和运行特征（戴运财、于涵静，2022）。

研究结果与戴运财（2023）均表明，优秀学习者的动机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其轨迹有着各自的起伏状态，动机发展均存在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动态系统特征。与之不同的是，戴运财（2023）的研究认为，优秀英语学习者初始动机普遍较低，但后期动机平稳是上升的趋势。但研究结果显示，优秀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日语学习者提供的动机数值绘制。

图1 研究对象动机变化的平滑曲线

日语学习者的初始动机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第1学期动机差异尤为突出。学习背景和语言基础的差异可能是动机变化的主要原因。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大多数学习者从小接触基础较好，因此即使初始动机较低，他们仍受到应试压力和语言水平提升的驱动，导致动机在后期持续增强（常海潮，2018；戴运财，2023）。而日语学习者通常在大学阶段才开始接触日语，基础相对薄弱且兴趣差异较大，部分学习者因对日本文化或动漫等方面的兴趣动机较高，而另一些学习者则因日语并非自己的理想专业，初期动机较低，从而形成初始动机的显著差异。相较于一般日语学习群体动机变化的研究，王俊（2022）的研究表明，一般学习者动机普遍起点较低，大一、大二时动机较为平稳，动机的提升多依赖于短期的新鲜感。但维持时间较短，大三时动机呈现分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优秀学习者的初始动机水平虽有所差异，但在第3学期动机明显上升，且波动较为平稳。该结果凸显了优秀学习者与一般学习者在动机强度和波动模式上的差异，说明优秀学习者具备更为有效的动机维持机制，即便初始动机较低，他们仍能通过主动的自我调试重振学习动机并能够维持至少一个学期的时间。

3.2 动机系统的影响因素

根据主题分析法（Braun、Clarke，2006），通过对访谈和叙事文章中的定性数据进行标记和编码，从多个相关代码中提取出主题。为确保分析的系统性和可靠性，研究记录了访谈中各主题出现的频次，以此作为归纳的依据，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变化的影响因素有5个，分别是：文化兴趣、课外活动、课堂学习、社会环境、未来规划。

文化兴趣因素主要表现为学生对日剧、动漫、追星、旅游等的浓厚兴趣。被试都是从大一开始零基础学习日语，但他们在此之前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认知与兴趣存在差异。一些学生最初对日语缺乏兴趣，如学生A尽管起初不喜欢日语，但通

表2 访谈和叙事文章的主题分析结果

主题	频次	代码	访谈及叙事文数据
文化兴趣	15	日剧	趁着假期空闲时间多，我看了很多日剧如《轮到你了》《朝九晚五》《半泽直树》，看剧的同时我也越来越喜欢日语。（学生A）
		动漫	我从小就对日本动漫感兴趣，经常在电视或电脑上看动漫。（学生E）
		追星	我超级喜欢日本的一个男团，他们跳舞时充满活力，每次都忍不住在网上看他们的视频和动态。（学生F）
		旅游	暑假我去大阪玩了一周，当我找不到路时对方不仅给我指了路，还陪我走到目的地，这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学生B）
课外活动	17	日语角	我这学期参加了几次日语角，大家围绕一个主题聊聊天很有意思。（学生B）
		辩论赛	这学期开展了很多日语辩论赛，我非常喜欢以这种方式表达想法，最后在辩论赛上疯狂输出终于获胜了。（学生C）
		配音比赛	学校举办了日语配音比赛，我和班长一起拿了省级一等奖。那时候觉得学日语是有价值的，参加这个比赛也特别有意义。（学生A）
		演讲俱乐部	我加入了日语演讲俱乐部，参加每周的演讲练习，这让我更自信地在生活中使用日语，也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学生F）
课堂学习	23	课程内容	大一下学期课程内容特别多，像授受表现、被动语态、传闻表现啊都是这个阶段学的，我当时觉得脑子特别乱，硬着头皮学。（学生B）
		授课形式	我们老师特别注重语言交际，经常给出一个情景就让我们用日语表达。虽然一开始有点不习惯，但能说出来以后又觉得特有成就感。（学生D）
		教师行为	下课的时候我找老师说大一日语学得不好，没有自信。老师却说全班只有我回答出は、が的辨析，说明我学到了日语的灵魂。（学生C）
		同伴互动	会话课老师给我们安排了练习口语的搭档，我搭档的口语特别好，课上我们一起完成任务，有时候我也会问她问题。（学生F）
社会环境	21	人工智能	现在用ChatGPT查日语问题变得非常方便，不用再查书或问老师，但长期这样也会减少自主思考的机会。（学生B）
		网络资源	网上有很多学日语的资源，比如b站上的视频、MOJI词典等，都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学生C）
		社会舆论	最近，似乎社会对语言学习的关注度下降了，我感到有些失去方向，没那么积极去准备N1了。（学生E）
未来规划	16	与日语相关	因为马上要去日本留学了，我就必须要把精力放在了解日本生活和学习日语上。（学生A）
		与日语无关	我准备跨考到经贸专业，所以学习日语的时间减少了很多。（学生C）

注：主题是从多个相关代码中提取出的更高层次的概念；频次是指主题在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代码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标记的标签。

过观看日剧逐渐提升了学习兴趣；另一些学生则从小就对日本动漫等文化元素充满兴趣（如学生E）。因此，优秀学习者并非一开始便对日语表现出强烈兴趣，而是通过持续学习逐渐培养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兴趣，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内在驱动力。

课外活动因素主要包括日语角、辩论赛、配音大赛、演讲俱乐部等。如学生A参与了日语配音大赛，学生C参加了辩论赛，学生B与F加入了演讲俱乐部，学生B、D、E都经常参加日语角的口语练习。可见，优秀学习者积极参加日语相关的课外活动并通过正向反馈（如获奖）增强了成就感，将其转化为学习动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课堂学习因素主要包括课程内容、授课形式、教师行为以及同伴互动。如学生B认为课程内容繁多对他的学习效果产生了影响；学生D提到她逐渐适应教师的授课形式，并因此提高了自身的成就感；学生C则指出通过课后与教师的交谈，她增强了自信心并改善了学习的积极性；学生F认为与同伴的互动对她的学习产生了积极作用。以上这些课堂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积极的教学环境，优秀学习者往往能够识别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从而在课堂内外建立起有效的学习策略，增加对学习的投入。

社会环境因素，如人工智能、网络资源、社会舆论等，近年来对日语学习动机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正如学生B提到的，AI为日语学习提供了便捷的辅助工具，但同时减少了自主思考的机会。尤其是在社会支持度日趋减弱的情况下，日语作为外语的重要性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优秀学习者也感到迷茫与困惑，从而导致动机波动和下降。然而，他们通过积极的自我反思，依然努力推动学习进程。如学生F所言：“当大家都依赖ChatGPT翻译时，我也在思考如何应对AI给我们日专生带来的挑战，还要提高哪些能力才不能被社会淘汰。”

未来规划因素主要分为与日语相关、与日语无关两个方向。当未来规划与日语或日本高度相关时，动机水平通常保持较高，如学生A计划赴日本留学、学生B打算赴日工作。由于这两者均需不断提升日语技能以满足未来需求，因此大四期间其日语学习动机尤为强烈。相反当毕业规划与日语的关联较低时，动机会有所下降，如学生F考研后对日语学习松懈，导致动机水平下降。

与优秀英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相比，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在戴运财（2023）的研究中，兴趣被认为是影响优秀英语学习者动机变化的主要因素，本次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个影响因素，可见优秀学习者能够充分利用内在驱动力以及自我效能感，维持高动机状态。然而，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课外活动、课堂学习、社会环境、未来规划，这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环境也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一致（戴运财、于涵静，2022）。受到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的显著影响，优秀日语学习者动机系统的环境敏感性更强。此外，关于一般日语学习者动机的影响因素，姚艳玲、高荣聪（2017）和杨豪杰（2017）均指出兴趣对动机的推动作用，杨豪杰（2017）提出的语言交际对动机调节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验证，表明无论是一般学习者还是优秀学习者，只要通过积极参与日语相关活动，都能有效提升学习动机。研究结果还表明教师因素对优秀学习者动机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师生间的交流对学习者的投入和动机强度产生直接的影响（Henry、Thorsen，2018），教师的自身学识、教学水平、人格魅力可增强学习者对课程的良好兴趣和对学习的积极态度（戴运财、于涵静，2022），而优秀学习者能够有效利用包括教师行为、同伴互动在内的课堂环境因素，从而产生学习驱动力。另外，在外部激励不足时（如技术工具的普及、社会对日语学习关注度下降），优秀学习者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反思和对目标的坚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和优化其内部结构和行为，表现出比一般学习者更强的自我组织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3.3 动机系统的状态空间

根据被试的动机轨迹及其波动状态，结合定性数据分析，发现动机系统主要呈现三波排斥子和两波吸引子（如下页图2所示）。愉悦的学习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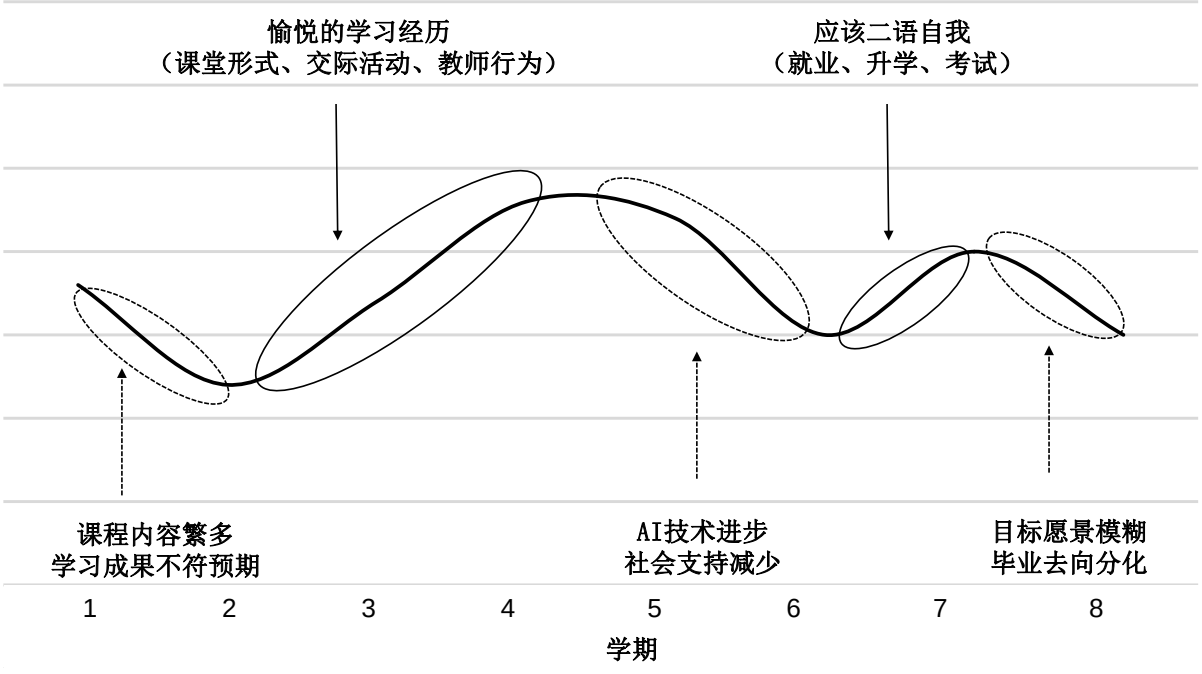
历（如课内外语言交际活动、教师行为）和应该二语自我（如考试、升学、实习）是主要的吸引因素，而课程内容繁多、社会支持减少、目标愿景模糊等学习环境变化则是主要的排斥因素。

第一波排斥子出现在第1、2学期，学习者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日语，尤其是前2个月对语言知识和学习任务的不适应使得课程内容对动机的影响较大，学习者在短期内难以适应和有效掌握日语知识，从而产生了心理负担和倦怠感。学生B在描述其动机波动的原因时表示：“虽然初期对日语语言文化的兴趣很高，但是在专业课中学习表现不突出和基础学习的枯燥都让我的学习动机不断下降。”虽然在学习初期，学习者对日语抱有好奇和兴趣，但由于知识点过多导致他们感觉难以消化，进步不明显。这时候，初期的兴趣就会渐渐磨灭，进而产生了挫败感。当学习者面对大量的知识点时，其初期的兴趣往往被因难以取得显著进展的挫败感所逐渐取代。学生F还提到第1学期对学习成果抱有较高期待，但效果未达到预期，从而导致成就感和动机显著下降。

第二波排斥子出现在第5、6学期，主要归因于ChatGPT等AI技术的兴起以及社会支持的减少。第5学期时AI技术的广泛应用虽然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但也使他们难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此外，社会对语言学习的支持减少也对学习者的动机产生了负面影响。学生C提到：“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现在光凭借日语一门语言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我开始学习商贸知识，对日语学习总也提不起兴趣。”到了大三，他们受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涯发展规划的影响，不再将语言学习作为首要目标，体现了不同学习任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适应。

第三波排斥子出现在第8学期，动机受到毕业规划的显著影响。学生E和F分别保研和考研成功后，将大四下学期作为休息时期，没有将精力继续放在日语学习上，其动机水平大幅下降。随着毕业临近，学生的重心逐渐向未来的职业规划倾斜，由于学业压力的减轻或者日语学习目标愿景模糊时，学习者的注意力和资源分配都不再以日语学习为主导，进而导致动机水平有所下降。

第一波吸引子出现在第3学期。尽管在第1、2学期，由于课程内容繁多，学生的动机波动较大，



注：虚线框是排斥子；实线框是吸引子。

图2　学习动机的吸引子与排斥子状态图

但随着学习进程的推进，学生逐渐适应了学习节奏，课程内容繁多对动机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在这一阶段，学习者通过参与日语角、配音大赛、演讲比赛等课外活动，显著增强了学习动机并使动机维持在稳定状态。这些语言实践活动不仅帮助学生建立了自信，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语言使用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对语言学习的投入和热情。学生C回忆道："视听课老师的上课方式特别适合我，她给我们设定了学习伙伴，我可以和搭档一起学习或者进行配音练习，日语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这让我更愿意学习日语。"教师行为与授课方式、课外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愉悦的日语学习环境，正向的学习体验显著增强了学习者的日语动机。

第二波吸引子出现在第7学期，主要源于日语升学、考试、实习等激发了应该二语自我的学习动机。学生F为了备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投入了更多时间学习日语，同时保持较高的学习动机。学生E提到："这学期我们有一个日语教育实习的活动，要给高三两个班的学生教授日语课程，所以我提前备了整整两天的课，做了大大小小很多笔记"。在日语考研或实习过程中，学习者会积极备考或做好充分准备，出于对自己和他人期望的回应，激发了应该二语自我，从而增强了学习动机。

综上所述，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系统在某些时期会展现出强烈的吸引或抵触倾向，显示出稳定性与波动性。从整体来看，动机系统在不同因素的制约和干扰下，吸态和斥态交替出现，这与二语动机动态观（Dörnyei, 2014）契合，也与英语学习者的动机波动特征相一致（常海潮，2018、2019）。常海潮（2018）还指出，各类考试是英语动机系统吸引子状态的主要成因，动机轨迹围绕各类考试呈历时波动趋势。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日语学习者除了考试所激发的应该二语自我动机外，还存在因愉悦的日语学习经历所引起的动机系统吸态，这些正向情绪体验成为学生动机系统中的核心驱动力，体现了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关于正向体验对学习动机的重要性（Fredrickson, 2001）。虽然暂时没有相关文献探讨日语动机的吸态与斥态特征，但是许晴、董丽娜（2022）提到课堂外自我调整在动机重建中的重要性，这与本研究所提及的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对促进动机吸态相一致。此外，研究结果还揭示了技术工具的使用和社会支持度降低的负面效应，表明即使是优秀学习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影响。环境是影响动机动态复杂系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代技术环境下，日语学习者的动机系统更容易受到技术工具及社会支持的影响，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的社会互动与反馈机制出现不稳定时，动机的波动性更加明显。庆幸的是，优秀学习者通过强化应该二语自我这一动机，以维持或重建其动机的稳定性，体现出较强的自组织适应性。此类动机系统的调节不仅依赖于个体对自我目标的清晰认识，还需要在动机轨迹出现波动时，主动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4 结　语

本研究通过对6名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水平进行回溯性绘图、深度访谈及叙事分析，揭示了动机变化的趋势、影响因素以及状态空间。结果显示，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和动态性特征，动机变化受到文化兴趣、课外活动、课堂学习、社会环境、未来规划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状态空间中出现了三次排斥状态和两次吸引状态。

与优秀英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相比，优秀日语学习者在动机的初始状态上存在更大的个体差异性，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并且愉悦的二语学习经历对动机提升的作用更为显著。与一般日语学习者相比，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兴趣更加浓厚，或者能有效利用教学或环境因素来激发学习内驱力；二是外部激励不足时，能积极反思并调整目标与策略，展现出更强的自组织适应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研究结果对日语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启示：（1）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的兴趣、背景、目标设定等，教师应提供个性化教学和差异化辅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并激发

他们内在的学习动机；(2)为学习者创造愉悦的学习体验。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创造愉悦、轻松的学习氛围，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增强他们对日语学习的积极情感；(3)加强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监控和反思，帮助学生提高自我调节能力；(4)引导学生灵活应对环境的变化。教师应在教学中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了解学生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发展需求，帮助学生在动态的学习环境中稳定学习动机。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仅聚焦于优秀日语专业学生等。未来研究将选取更多类型的被试，涵盖不同水平、不同语种的学习者，还将注重动机的长期追踪并采用历时性分析方法，以揭示动机变化的内在机制，为教学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为202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青年项目“双外语学习者动机系统的回溯与跟踪研究”(项目编号：JYTQN2023146)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申请人：朱一平]

注

[1]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10.

[2] Dörnyei Z. Researching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Retrodictive qualitative modell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J]. Language Teaching, 2014, 47(1): 80.

参考文献

王俊.日语专业调剂生学习动机变化的教育叙事研究[J].高等日语教育，2020(1).
王俊.中国日语学习者动机和行为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文秋芳.英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方法上的差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
王轶群，具志坚伸隆，麻生迪子.L2MSS与动机学习行为的结构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3).
王婉莹.大学非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类型与动机强度的定量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3).
李向东，冯帆，韩涛，等.非英语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研究——以俄语、日语和西班牙语为例[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4(2).
李昆，俞理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发展变化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2).
李炯英，刘鹏辉.我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回顾与思考(2004-2013)[J].外语界，2015(2)3.
许晴，董丽娜.日语专业学习者动机重建的实证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6).
杨豪杰.日语专业大学生动机调控策略实证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2).
郑咏滟.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研究前沿[J].现代外语，2025(2).
郑咏滟，温植胜.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J].外语教学，2013，34(3).
洪优.我国高等院校学生日语学习动机历时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2).
姚艳玲，高荣聪.日语专业大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5(3).
查德华，韩宝成.整体英语学习系统的建构——基于对中国高校英语学习成功者的调查和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4(5).
常海潮.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变化机制研究——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个案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18(5).
常海潮.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中的吸引子状态研究——基于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的个案分析[J].中国外语，2019，16(2).
常海潮.高校学生英语学习定向动机流多维动态研究[J].外语界，2021(2).
蒋庆荣.关于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调查分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5(S1).
詹先君.动态系统视角下的二语自我发展特征分析[J].现代外语，2018(5).
戴运财.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J].外国语文研究，2015，1(6).
戴运财，于涵静.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二语动机变化的回溯研究[J].现代外语，2022，45(3).
戴运财.优秀二语学习者动机变化的回溯研究——基于绘图、访谈与叙事法的三角验证[J].外语界，2023，215(2).
山下直子.日本語学習動機づけと興味の関連性に関する研究：香港の中等教育の学習者を対象に[D].福岡：九州大学，2021.
竹口智之，麻生迪子，ブシマキナ アナスタシア.ロシア極東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動機づけ研究：心理社会的自己同一性との関連から[J].海外日本語教育研究，2017(5).
成田高宏.日本語学習動機と成績との関係——タイの大学生の場合[J].世界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教育論集，1998(8).
新井克之.海外における義務教育での英語学習と自発的な日本語学習との学習動機の差異：メキシコの学習者にPAC分析を用いて[J].朝日大学留学生別科紀要，2022(19).
縫部義憲，狩野不二夫，伊藤克浩.大学生の日本語学習動機に関する国際調査——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場合[J].日本語教育，1995(86).

Braun V, Clarke V.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06, 3(2).
Dörnyei Z.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terplay of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J].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1).
Dörnyei Z, Ushioda 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Motiv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Ehrman M, Oxford R. Effects of Sex Differences, Career Choice, and Psychological Type o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9, 73(1).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Henry A, Thorsen C.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L2 Motivat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8, 102(1).
Larsen-Freeman D, Cameron L.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a Complex System Perspective[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8, 92(2).
Rubin J. What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Can Teach Us[J]. TESOL Quarterly, 1975, 9(1).
Stern H H.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75, 31(4).
Zheng Y. Mobilizing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for Multilingual Crisis Translation in Shanghai[J]. Multilingua, 2020, 39(5).

作者简介：朱一平　女　汉族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二语习得
联系方式：E-mail：yiping1019@163.com
作者简介：郭圣琳　女　汉族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汉日对比研究
联系方式：E-mail：11592221@qq.com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Motivational Changes of Proficient Japanese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including retrospective mapping of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changes, interview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trajector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tate-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motivation changes in six proficient Japanese learner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otivational dynamics of proficient learners in acquiring Japanese exhibit pronounced nonlinear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n the initial stages, wh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most evident; 2) Motivation chang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al interes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lassroom learning, social contexts, and future planning; 3) The state-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motivational changes reveal a pattern of two-wave attractors and three-wave repellers. Among these, posi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the "ought-to L2 self" serve as primary attractors, while factors such as overloaded curriculum, reduced social support, and ambiguous goal visions act as key repellers. These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motivational changes; Dynamic Systems Theory; proficient Japanese learners; retrospective study

Authors' Information:
Zhu Yiping (Female)
Lecture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mail: yiping1019@163.com

Guo Shenglin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ino-Japanese contrastive studies
E-mail: 11592221@qq.com

（责任编辑：李广悦）